

丁 克 著

幻天传

——一个“新新人类”的诞生



花山文艺出版社

幻天传

——一个『新新人类』的诞生

丁克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天传——一个“新新人类”的诞生/丁克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80673-395-7

I. 幻... II. 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9041号

书 名: 幻天传——一个“新新人类”的诞生

著 者: 丁 克

责任编辑: 尹志秀

责任校对: 李桂香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点睛设计工作室

插 图: 玮 良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wc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传 真: 0311-7815440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68千字

印 张: 7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395-7 I·227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裸奔。

“站住，否则开枪了！”

身后的追击者语调起了变化，变得尖厉，抑或是严厉。

我不理会，拼命跑，并不停留。身无寸缕的感觉十分畅快，无拘无束如回到了草原。我身后渐渐没了动静。这表明追击者与我的距离正在拉大。我大笑：比赛跑步，这世界上有几人是我晏追的对手呢？我赢过一块奥林匹克运动会百米决赛的银牌，货真价实的奥运会银牌。另外我的耐力当然也非常人可比。呸！我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莫非这点他不知道？

城市在我眼前晃动。面貌依然气派的圣格桑特大街满目疮痍，寂静、冷清。空气仿佛已凝固，没有风，即使在跑动，我似乎也未感到有风存在。这令我不免有些恍惚，感觉自己正跑在一幅静止的画中。一棵静止的法国梧桐树下有一个人仰面倚坐，其周正的姿态很像一个正在思索某个深奥问题的思想者——当然那个问题一定深奥至极，因





为思想者是一具尸体。

“嘘！”我不由吹了声口哨。这座不久前仍令人迷人的、商业发达、金融发达、电子发达、旅游业发达、历史绵长的古都，世界第七大城市，如今只是一堆庞大无比的废墟。我不能肯定这座城市中是否还有其他活着的人，除去我、身后的追击者，以及沈琴击。

沈琴击肯定还活着。我确信。我同他有心灵感应：听上去很玄奥，但这是……事实。他是我的朋友，并非亲人，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有科学杂志载，一些有血亲的人之间会产生心灵感应。事实上我可以说没有亲人，包括父母亲。我的原始记忆是一望无际、野天一色的蒙古草原，我吮吸着牛羊的乳汁，然后长大，爬行、奔跑于草原上，赤身裸体，独自一人。后来，我离开了草原，来到了这个世界。但问题是我知道我有父母。我确信。我甚至知道他们同样知道我的存在。难道这也是心灵感应？

我越跑越快，毫无减速的意思。我肯定身后那家伙不会开枪。他的目的不言而喻。因此我在跑动中不断指自己的头颅，并回头嘲讽道：“在这里，都在这里！”我是在提醒他贸然射击的后果，万一射偏，枪有可能击中我身体的某个要害部位而将我打死。同时须说明的是，街面上支离破碎的水泥钢筋与损毁的汽车间，我跑步的动作非常灵活，这又倍增了敌人射偏的概率。

他能接受射偏的可怕后果吗？

我暗笑。那家伙想必此刻仍在懊丧困惑中挣扎：到底自己的破绽在哪里呢？

他当然不会明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破绽。

待我入瓮的人一定有难以想象的背景。这是肯定的。他们显然在沈琴击的豪华寓所内等了我很长时间。我走进时，寓所内外可抵抗核打击的自动防卫系统未提供任何警示，工作正常。这种情况下，一般人断无可能正常进入。而正因为这一点令我差一点将那家伙视为了朋友。

机器对我进行识别后我自由进入。我进屋做的第一件事是将身上的衣物尽数除去。这是惯例：很少有地方能让我恣意放松得如归草原，沈宅是其中之一。在这一点上，沈琴击竟然也与我相似，只是在愿望的程度上他稍有不及。

一位男子由客厅内快步走出，迎向我道：“您是……沈先生的朋友？”他的面孔因悲恸和愤怒而变得扭曲，“沈先生，他，遇害了！”

3

这时我已在廊阶下瞥见客厅内上等的波斯地毯上横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他身着一件深棕色睡袍，那袍子正是沈琴击的至爱。不过很遗憾，那对我来说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沈琴击即使化作一团灰，我也只须在空中稍微嗅一下便可立即知道灰是否为沈琴击所化——事实如此，并无虚言。这是否也可以解释为感应呢？

因此未及那男子靠近，我已在第一时间如弹簧般跳起转身夺门便跑，不作他想。转身时我猛然看见一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已出现在我身后。他猝不及防，被我砰然撞倒。

我跑的原因很简单：“嗅觉”告诉我，地毯上的死者根本不是沈琴击，尽管我没看到死者的脸。这表明眼前的一切十之八九是一个圈套。转身的刹那间我看到那男子眼中惊现出错愕的神情，同时有恼怒。他显然一时坠入迷惑中：哪里出了差错？！





也许正因他的惊愕，又为我多赢得了宝贵的一点点时间，使我能顺利跑出沈宅的院子。因为跑出院子后我听见身后立即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响了起来。

空气中好像有点风了。跳过一大堆楼房的坍塌物，我回头望了望，没有追击者的影子。我一笑，闪身折入坍塌侧面的一条狭窄的街道。

我左折右拐，又飞快地跑过几个街区。

最后我跑进了一条街道上临街的一扇大门。那门富丽堂皇，像是一处娱乐场所的入口。目前第一要务是甩掉那个令人讨厌且不安的家伙，我想我做得差不多了。我的田径训练又一次令我受益。沈琴击是个有办法的人。不过坦率地说，作为我的私人教练，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有责任心和职业感”的好教练，他始终并不尽心。他之所以做我的教练大概只是因为想调剂一下生活。我清楚他一生真正的爱好只有三个：财富、漂亮女人和做一些令人费解的奇怪研究。好在对于他的意思我理解得很快，往往只一个字或一个手势已足够。结果我走上了奥运会领奖台——那段历史，说实话，至今对于我都如梦一般。

大堂内一片狼藉。我跑向旋转楼梯。大理石地板上碎屑满地，但仍有些滑，我在疾跑中差点滑倒。一气跑上四楼，我收脚定神左右看了看，略一迟疑，向右边的甬道折去。两侧俱是紧闭的房门。楼道至尽头垂直左折。我继续疾走。前边光亮逐渐增强，走近一看，是一座圆形玻璃钢构造的透明天桥，天桥通向另一座大楼。我停下后下意识地贴住墙壁透过玻璃向下看。楼下没有人。

我快步穿过天桥。

几个迂回后，我终于在一扇大门前停下来。那门半掩着。我小心地走到门前听了一下动静，伸手推门进去，又随手将门带好。

这是一间歌厅，光线晦暗。这里曾着过火。前边 T 形台的边缘横着一具尸体。走了几步，我又发现了好几具尸体。我想退出去，但墙边几只完好的沙发又立即令我改变了主意。我轻声叹息着走到一只沙发前颓然坐下，斜斜地倚在靠背上。跑了许久，我确实有些累了。

我刚合眼吁了口气，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那声音细微得几乎听不见。但在这坟墓般的寂静中，它却形同霹雳。

5

因为它不是自然之声。它是一个人的声音。

我汗毛贲张。

“嘿！”那声音再次响起。

我听到了，它就来自我所倚的沙发的背后。

十数天来，我经历的每桩事情都在强化我的神经。因此有足够的素质让我自己保持住在沙发上的静止姿势。我不紧张。事实上，九年前沈琴击陪伴我的奥运经历已为我的定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应该说，从那时起晏追便已不再是个平庸的人。是的，不平庸！

那声音很像是因我而来。不过也或许不是。

深呼吸后，我决定看一看。

我慢慢起身绕到沙发背后。

原来背后竟叠压着一堆尸体！

“先生！请救我……”尸堆中一个极其纤弱的声音道。





这里居然有活人？！

我找到了那个人，把她从尸堆中拖了出来，并弄到了沙发上。

原来是个年轻的姑娘。

“你等一下。”我把她放在沙发上，抬步走向歌厅狼藉的吧台。运气还不错，我找到了一瓶完好的酒和两听“三个虎”运动饮料。我喝了一听饮料，然后将另一听饮料和酒带回到沙发边。

我将搀了酒的饮料给姑娘喝下。

她好多了，脸上有了些许血色。

6

其实这个姑娘长得相当漂亮，鹅蛋脸，兼有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特点。劫后余生的姑娘裙衫不整、衣不蔽体，事实上近乎全裸，胸前白生生的一对乳房很大，两条大腿微微分开，我不禁滋生了性冲动。但随即我克制住了。因为这不合适。

不过毫无疑问，若非虚弱而憔悴，这姑娘任何时候对男人的吸引力都足够强。事实上也包括现在。

“谢谢……”姑娘睁开眼对我吃力地挤出淡淡的一笑。

我将她在沙发上放平，以使其更舒适些。然后挨着她坐下。我想她这样再躺一会儿或许会好起来。医疗和救治这个时候无从谈起，没有医院可去，也不会有医生。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怎么处理她呢？”我想。这是一个问题。她会很快好起来吗？如若不然，怎么办？我不可能一直在此停留下去。沈琴击肯定正在一个地方等着我。我必须找到他。



且不多想，在此暂且歇息一下也好！

“抱着我！”姑娘道。她的声音很微弱。

我一愣：她说什么？

“抱着我……”姑娘重复了一遍。

我很惊讶，犹豫了一下，挪动身体，将姑娘抱到怀里。她马上露出一丝要求得到满足之后的微笑。她好像很不踏实，我想。

我生平第一次这样抱一个女人。当然感觉有些异样。但同时又感觉似乎很自然。

“你真强健！和你做爱感觉一定很妙！但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丑，对不对？……再给我点酒。”姑娘的眼睛欲睁还闭地朝我断断续续道。

“嘿！”我哑然无语，欲笑不得。

从她身上残存的衣饰装扮来看，这姑娘多半是一个侍酒女郎或舞女之类。

饮完酒后她长出一口气，完全睁开了双眼。

我的心蓦地怦然一动，几乎失掉方寸。我实在太意外了：这双很大的褐色眼睛妖冶、诡异、深邃、光芒四射，完全不是方才濒死之人的眼神……

“不错，我是做侍候男人的工作，不过也不全是……”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深吸了一口气道，“看我左边的乳房。”

“很美！不过你受伤了，这里有道伤口。”我尽量平静地说。

姑娘摇摇头道：“不，那不是伤口。你把它撕开！”

她不像在开玩笑。我有点诧异。





但最后在怀疑、好奇及其他一些因素的驱使下我的手伸向了那只胀挺的乳房，手指小心地触及到那伤口。

姑娘并无一丝疼痛反应。“撕开它，”她道，“应该换一块新的了。”

我更加奇怪了。在证实没有不妥后，我真去撕那“伤口”——

“嘿！”

结果我情不自禁惊奇地叫出了声！

那里居然覆盖着一张假皮！所谓“伤口”只是假皮开裂的裂口。我看清了那里的些微血渍也全是假的！这是怎样的制作技艺呀！

假皮在我的手指的牵引下，在乳房上扯出一线如水波样的拉痕，最后彻底脱落。是巴掌大的一块。

“噫！原来这里有一只……”

我以为我找到了姑娘为什么植一张假皮的答案，但我的轻松的微笑瞬间便收敛、消散了。

我蓦地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什么！假皮揭落后乳房的原始皮肤上现出一个无比生动、清晰的图案。

那是一只匍匐的蜥蜴。

一个寸余长的蓝色蜥蜴刺青图案。

“你——你是蓝蜥蜴冥玄教的人？”我紧盯着怀中的人脱口道。

“我叫李万姬。你就叫我万姐吧。”怀中的人微微一笑，缓声道。

她说什么？

她在称自己是什么？！



我笑了，因紧张而绷紧的脸一下子舒展开。“我的名字叫撒旦，你叫我旦哥吧！”我笑道。

撒旦——李万姬！

很般配呀……

我忍俊不禁。不过也难说，撒旦说不好配不上李万姬。因为后者的名气，或者说知名度，恐怕多半在前者之上。李万姬，这个当今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三五个人之一，这个蓝蜥蜴冥玄教，即“臭名昭著”（正统政报语）的瓦塞特人民革命党的二号人物，上至欧洲的名流沙龙，下至美洲丛林的篝火宴会，哪一天不被人们谈起呢？撒旦有这样的待遇吗？四个星期前我还读了一本关于李万姬的书，书名叫《血色朝阳》——那是无数关于李万姬的传奇故事的书籍中的一个最新版本。其作者在封面上信誓旦旦宣称，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可信的一个本子，而且他请所有的读者相信：至少在此书面市后的两年半时间之内，他本人与李万姬的物理空间距离不会超过二十五米。我知道这本书一周内在全球的发行量已超过一千七百万册。这是单就图书发行而言，不包括电子途径的传播。当然撒旦与李万姬的相配之处自不必多言。没人见过撒旦，同样没人亲眼见过李万姬。众所周知，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找不到李万姬本人的真实照片，包括各国政府在互联网上累积亿计欧元悬赏金额的通缉令，也全部仅仅只是文字，或一些五花八门、引出无数笑谈的所谓“模拟像”。

我敢打赌：见过李万姬的人也一定见到过撒旦本人！

现在问题是，我怀中的这个年轻姑娘究竟是什么人？

她是蓝蜥蜴冥玄教的人，这点确凿无疑。因为不是该





教的人不可能，也不敢有蓝蜥蜴刺青，否则且不论各国政府，瓦塞特党首先就一定会让她为这个愚蠢的玩笑付出代价。问题是，据我所知在该教派内，李万姬的名字极受崇敬，是被严格避讳的。她为什么敢冒自称李万姬的大不韪呢？

她的神志是清醒的，我肯定。

我忽然想到会不会是因为战争的某种原因呢？

呸！我一下子又笑了：管她是谁？！

“撒旦……”姑娘也笑了，“再给我点酒！不要搀水。”喝完酒后她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点点潮红。

“看着我的眼睛，撒旦！”她道。

“什么事？”

我微微一笑，眼睛迎向她的目光。这个姑娘的眼神非常特别，不仅完全没有一个极为虚弱的人应有的混浊，而且不时闪现出某些难以言传的光芒。这一点我早已有所察觉。

不过我正想探究探究。

四目相遇。

但结果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无法描述瞬间的感觉，只能说我突然感到了一阵恍惚，而内心的神志却又非常清醒，身体机能也正常无恙，因此那是一种与生理或运动疲劳绝无关联的离奇晕眩。更为离奇的是，恍惚中，似有一股燥热在我体内涌起，令我产生了一连串无边无际的幻想，而所有幻想最后竟凝聚成一个愿望：美丽的玄女之神，我非常爱您，接受我的爱吧，我正渴望为您献身！同时这愿望竟令我感到幸福！一



种极端真切的幸福感受！

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了诧异！

我怎么会这样的想法？

我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感情至上的人，更不会由于感情冲动而不顾一切。我想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在人群中往往被讨厌。

恍惚仍未停止。于是我不得不开口道：“小姐，我很想爱你！可是很遗憾，我做不到。”

话音甫落，我又暗暗吃惊于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什么意思？

顷刻间，姑娘同样面露惊讶之色。其目光瞬间变得黯淡。但变化转瞬即逝。她微笑道：“很好。”

我感觉很怪诞，隐隐有些不安。

“你喜欢裸体吗？”姑娘问。

“嗯？”我的脸不禁一热。不经提及，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抱着一位几乎一丝不挂的美女。但旋即我便回归了松弛与坦然：有什么不妥呢？在这死寂的世界里，人、文明、道德俱已远去，再谈男女之妨就是矫情了，况且自然、原始之态一直是我所钟爱的。

“这样不好吗？”我反问。

姑娘的眼角始终挂着一丝令我感觉有些异样的微笑。她道：“好。运动员当然有权利炫耀自己身材匀称、肌肉结实的身体。”

我一愣：她怎么会知道我是运动员？听口吻似乎不像是在言及一个运动爱好者……

姑娘目光闪烁，忽然如孩子般无邪地怡然一笑道：





“如果没猜错，我想我已知道撒旦为何人所化！”

我猛然大笑起来以掩饰内心的慌乱：“愿听李万姬小姐的占卜！”

“你也知道占卜？”姑娘笑道，“且看我所说的对不对。”

“首先，你不是我们教的人；其二，你当然不是凯莫尼克，也不是另外几个人；其三，你绝非一个高级官差，因为你的眼睛很清澈——能够此时尚健全无恙，又能现身于这‘豪禧’夜总会的人，至多只十数人而已，你是一个运动员，你的反应已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可能的人便只有一个……”

“你说吧，我是谁？”我不耐烦地说。

“你是沈琴击的朋友——晏追。”

姑娘的语音细弱平和。

她注视着我的表情。

我目瞪口呆，睁着眼睛已说不出话来：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

活见鬼！见活鬼……

晏追是个什么角色，我自己最清楚：一个长期生活于卑微之中，通过幻想麻痹自己而存活于世的小人物。事实如此。我虽然不承认但其实很清楚。而且越来越清楚。即便七年前奥运会的辉煌，也只是昙花一现，什么也改变不了。而除去跑步，我几乎一无是处，我时常在思想的时候自惭形秽。奥运会后我离开了田径场，在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少年田径俱乐部将我辞退后，孩童的教练工作也做不成了，至今所做的运动器材推销工作，业绩也非常糟



糕——

若非沈琴击的接济，我只怕连基本生活也难以为继了。

地覆天翻、沧海桑田，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一个素昧平生的、垂死的女人，居然一口说出我的姓名！

她甚至还知道我与沈琴击是朋友……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是了，一定是！

沈琴击……

我其实长久以来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沈琴击这样一个非凡的人（我肯定他是个非凡之人），会同我一见如故？我自问：十年来，他给了我物质和精神上莫大的支持，包括一手将我送上了奥运会领奖台，令我体验了一次人生的辉煌（于我而言也是仅有的一次），而我，为朋友的友谊奉献过什么呢？我很不安，因为答案似乎是什么都没有。

直到十四天前，天缘巧合，抑或是鬼使神差，不想我回报友谊的机会却在无意之间出现了。

13

二

星期二。特古西加尔巴。

时间不会错，永远都不会。因为整整一个星期之后战争爆发，也是星期二。地点更不用说了，十四天前我仍在洪都拉斯。

上午大概十点钟，我到菲奈尔大街西区的一间公寓去





推销一个新款（是否新款天知道）家用瘦身机。那扇门虚掩着。我敲门，没人回应，于是走进去，继续碰运气。进到屋内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影。这好像是一个四居室的套间。我小心而礼貌地探问看屋内是否有人。有动静，是哗哗的水声，出处应为卫生间。我耸耸肩退出屋外。这一天我的运气差极了，整个上午都一无所获。大约两小时后我又回到这间房子跟前。这时我对上午已不抱什么希望。最后一次尝试令我有点意外和好奇：这间房子内外同两小时前毫无异样，屋内没人，卫生间哗哗流着水。好奇中我走遍整座套房。没人。最后我犹豫一下蹑手蹑脚向卫生间走去，在门上敲了敲，然后拧开门。

“嗡”地一声，我全身的血直涌上脑门，本能地转身想跑，但脚下却像生了根。

一个女人白灿灿的裸体，如一记直拳迎面击入我的视觉。

她曲着一条腿，另一条腿侧向伸直倚墙端坐在地上。见我进来她并没有动。

我呆立于当场。这个女人太美了！美得令晏迫感到自己可怜：活到二十九岁，还从未见过美艳如斯的妇人！她的美不仅在于身体——裸妇其实我并不陌生，夸张地说都大同小异——还在于盘起的云丝下，那张如晶似雪的俏脸，以及一双圆睁的美目。

但那双目中却没有一星半点的光亮。

于是我知道她已经死了。

同时我又发现了另外一具男尸。

它半沉半浮仰面躺在浴缸内。